

# 日藏宋僧诗集《一帆风》相关问题之我见

北大古文献研究中心 许红霞

《一帆风》是汇集南宋僧人为送别入宋日僧南浦绍明而作诗歌的一个诗集，此集流传于日本，而中国国内未见著录与流传，故其中所录僧人诗歌大都为《全宋诗》及《宋僧录》所未收，颇具辑佚价值。同时，它也是宋末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理当引起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关注。

## 一、问题的提出

日僧绍明（1235—1308），号南浦，俗姓藤原氏。骏州安部县（今日本静冈县）人。幼曾学天台教，十五岁薙染受戒。师事由宋入日的镰仓建长寺兰溪道隆禅师。理宗开庆元年（1259）入宋，遍访诸刹，往杭州净慈寺参谒虚堂智愚禅师，虚堂令典宾客。度宗咸淳元年（1265）夏，绍明请善画者写虚堂顶相请赞，虚堂赞曰：“绍既明白，语不失宗。手头簸弄，金圈栗蓬。大唐国里无人会，又却乘流过海东。”秋八月，虚堂智愚奉诏迁径山，携绍明同行。绍明在一天晚上禅定后大悟，呈偈曰：“忽然心境共忘时，大地山河透脱机。法王法身全体现，时人相对不相知。”虚堂对众人说：“这汉参禅大彻矣。”咸淳三年秋，绍明辞别虚堂打算归国，虚堂赠以诗偈曰：“敲磕门庭细揣摩，路头尽处再经过。明明说与虚堂叟，东海儿孙日转多。”同时宋僧以诗相送者如天台惟俊、江西道东（一作洙）、甬东德来等几十人<sup>1</sup>，这些诗被编入《一帆风》中。绍明回国后先是继续追随兰溪道隆禅师，后出世筑州兴德禅寺，历任太宰府崇福寺、京都万寿禅寺、嘉元禅寺、镰仓正观寺、建长寺诸刹，大力弘扬临济禅，门庭兴盛，弟子众多。并为伏见太上皇及镰仓幕府执权北条贞时所重，屡为演法。延庆元年（1308，元至大元年）腊月示寂，年七十四。谥圆通大应国师。他是日本禅宗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所代表的日本临济宗流派被称为“大应派”。<sup>2</sup>关于《一帆风》及相关问题，已见有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陈捷教授所发表的“日本入宋僧南浦绍明与宋僧诗集《一帆风》”<sup>3</sup>及署名为“绝缘体”的作者在互联网上所发表的“南宋禅僧诗集《一帆风》版本关系蠡测”<sup>4</sup>两篇论文，前者对南浦绍明的生平事迹及其相关情况、以及他在日本禅宗史、茶道史上的重要影响进行了全面、详细地阐述，对《一帆风》的内容、编辑和出版诸问题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并附录了《一帆风》中六十九人的诗歌。后者篇幅不长，约有四千余字，也介绍了南浦绍明其人其事，但着重对《一帆风》的两个版本的关系提出了与前文不同的看法。两篇论文对推进《一帆风》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近些年来对宋代诗僧及其诗集多所关注，在日本访书期间也调查了《一帆风》的不同版本，收集了相关资料，其中有的资料引起我对诸如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时间及《一帆风》的编集流传、作者诸问题的思考，有些想法可能与主流观点（包括上述二位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故撰此文，以就正于方家，也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对此研究课题的关注。

## 二、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时间

<sup>1</sup> 见《邻交征书》初编卷二。

<sup>2</sup> 事见元释廷俊撰《圆通大应国师塔铭》、日释师蛮《延宝传灯录》卷三、《本朝高僧传》卷二十二。

<sup>3</sup> 见《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九辑页 85-99，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4 月出版。

<sup>4</sup> 2008 年 4 月 30 日发表于网上读书园地。

一般认为，南浦绍明在咸淳三年（1267）秋天辞别虚堂智愚后，就在当年回到了日本。此时是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四年。现存较早完整记录南浦绍明生平事迹的资料，当属中国元朝僧人时任杭州路中天竺天历万寿永祚禅寺住持廷俊于至正二十五（1365）年，应其法孙省吾之请所撰写的《圆通大应国师塔铭》，其中明确记载道：

咸淳三年秋，师辞归日本，堂赠以偈曰……。既归，当本国文永四年也。建长兰溪即命典藏。

而日本临济宗僧人师蛮于延宝六年（1678）完成的《延宝传灯录》卷三及元禄十五年（1702）所完成的《本朝高僧传》卷二十二南浦绍明传亦皆记载其为咸淳三年（文永四年）归国。<sup>5</sup>玉村竹二的《五山禅僧传记集成》南浦绍明传也有同样记载。<sup>6</sup>且上述各种资料都记载南浦绍明归国后即到镰仓兰溪道隆的会下，任管理经藏之职。但笔者检阅《大觉禅师语录》（兰溪道隆语录）、《圆通大应国师语录》（南浦绍明语录）等相关资料，也都未见有南浦绍明归国后去参谒兰溪道隆的具体时间的记载。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似乎无人对南浦绍明归国时间产生过异议。不过，现存《一帆风》卷首有序云：

日本明禅师留大唐十年，山川胜处游览殆遍。洎见知识，典宾于辇寺。原其所由，如善窃者，间不容发。无端于凌霄峰顶，披认来踪，诸公虽巧为遮藏，毕竟片帆已在沧波之外。

咸淳三年冬苕溪慧明题<sup>7</sup>

这就说明南浦绍明原计划的归国时间可能是在咸淳三年的冬季。但笔者见到了现保存于日本的虚堂智愚的弟子之一无示可宣为送别南浦绍明而写的诗歌墨迹，这首诗并未收入现存《一帆风》的两种版本。其全文如下：

南屏明知客访别复还日本故国漫以廿八字钱行 宋鄞金文住山 可宣

玻璃盏子验同盟，谁向钱唐敢进程。千里同风一句子，明明举似到山城。

咸淳戊辰夏孟下泮书于大圆镜<sup>8</sup>

此文作于度宗咸淳四年（戊辰，1268）六月下旬，此时无示可宣住鄞县金文山惠照禅寺。<sup>9</sup>文中“廿八”疑为笔误，当为“廿八”。“南屏明知客”即指南浦绍明，因其在净慈寺担任知客一职。“大圆镜”是可宣写诗之处。从文中“访别复还日本故国”八字来看，很可能是他本打算在咸淳三年冬季回国，或许是由于气候等原因，他并未能按原计划成行，于是延迟在咸淳四年六月下旬以后归国，故无示可宣赠诗为其钱行。南宋中后期，宋日之间商船往来频繁，入宋日僧或入日宋僧主要靠搭乘两国的商船来往于两国之间。而日本的博多及南宋的明

<sup>5</sup> 见《大日本佛教全书》第六十九卷史传部八页 164-166、第六十三卷史传部二页 140-142。

<sup>6</sup> 见《五山禅僧传记集成》页 535-538，讲谈社日本昭和五十八年五月三十日发行。

<sup>7</sup> 见玉村竹二编《五山文学新集》别卷一《诗轴集成·一帆风》，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7 年 3 月 31 日发行。关于苕溪慧明其人，《佛光国师语录》卷九《送云溪歌》后附有所作题跋，称与无学祖元（1226—1286）同年，则他亦生于理宗宝庆二年（1226），至咸淳三年时已四十二岁。《正误佛祖正传宗派图》在临济宗松源派灭翁文礼禅师下有雪蓬慧明，《虚堂和尚语录》卷十也有“雪蓬明长老赴禾兴光孝”一文云：“雪蓬明老，相从有日。自育王过东山，客榻之下，温然如春，此老之力也。在南屏居第一座，忽淀湖有公选之宠。二年，复胜集于双径，仍归第一座，群心欢如。今领朝命，遐赴禾兴光孝。临岐聊撻数语，以当祖行。卓锥无地，空余双眼。盖乾坤铁笛横吹，有气不吞云梦泽。烟波渺渺，兰桌依依。雪芦霜苇冷相宜，几度揭开闲对月。鸳湖深处，不必垂丝。长水江头，锦鳞自得。临岐句子，如何分付。风飘飘兮吹衣，水泠泠兮声诗。咸淳戊辰秋九月，虚堂老僧书于不动轩。是年八十四。”疑此雪蓬慧明与苕溪慧明为同一人。由此文可见他也曾长期跟从虚堂，虚堂住净慈寺及径山时，他都居第一座。

<sup>8</sup> 见田山方南《禅林墨迹》乾册第 44 号，尾部有一大二小三枚方印，大方印有“无示”二篆字，二小方印一为“可宣”，一因字迹模糊，不能辨识，应皆为无示可宣之印。

<sup>9</sup> 宋罗浚撰《宝庆四明志》卷十三《鄞县志》卷二中称为“金文山惠照院”，元袁桷撰《延祐四明志》卷十七《释道考·禅院》：“金文山惠照寺，县东南七十里，旧号金文懺院，唐乾宁二年建，宋治平元年赐额。”田山方南在《禅林墨迹解说》中把无示可宣此《送别偈》中之“鄞金文”解读为“鄞县金文灵照禅寺”，根据是其《禅林墨迹》中第 34 图“虚堂尺牋”末尾所署，但经笔者辨识，“虚堂尺牋”末尾所署为“金文惠照禅寺”，田山方南先生误读“惠”为“灵”字。

州分别是两国的两个主要的出发和到达的港口。入宋日僧从日本出发或从宋地返回的时间，可能会受到气候的影响。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把入宋日僧荣西、俊芿、道元、辨圆、荣尊、觉心入宋的月日和归国的月日以及入宋日僧无学祖元从明州出发去日本的时间列表加以对照，发现他们从日本出发的时间一般都是三四月份的时候，这是由于利用晚春至初夏的东北季风进行航海的缘故。而从宋地到日本，则多是在五六月份利用夏季的西南季风进行航海。<sup>10</sup>如果说南浦绍明是咸淳四年六月下旬归国的话，也正好符合这一规律。关于墨迹作者无示可宣，还有需要说明之处。此墨迹写在一横幅上，尾部有一大二小三枚方印，大方印有“无示”二篆字，但日本学者都读为“无尔”，当误。无示可宣乃虚堂智愚弟子，因为资料缺如，其生平事迹无法详考。但今传《虚堂智愚禅师语录》十卷，其中卷一的《嘉兴府报恩光孝禅寺语录》就是无示可宣所编。在日本桂芳全久约于庆安元年（1648）所编的《正误佛祖正传宗派图》中虚堂智愚法系下列有“明州无示可宣”，而在《虚堂和尚语录》卷四《法语》部分有“示蓬莱宣长老”语，卷十《虚堂和尚新添》部分又有“答蓬莱宣长老书”，文中有“（智愚）启复莱堂头无示禅师：二月初十仆至，收所惠书，且审住持缘法增胜为尉。所言乏心腹宣劳之人，时节使然。……况蓬莱海上名山，前辈行道之地，自当退步谨愿，以丛林为念，以众人为心，自然般若之缘胜起，香风四吹，何患无宣劳者，勉旃。……”云云，可见是给无示可宣禅师的回信。《方輿胜览》卷七庆元府“蓬莱山”下注云：“在昌国县，四面大洋，徐福求仙尝至此。”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卷十八载，象山县西南三十里有蓬莱山广福寺，旧名蓬莱院云云。故此处的“蓬莱宣长老”中之“蓬莱”，是指庆元府中之蓬莱山，无示可宣曾住此山。无示可宣作为虚堂智愚的弟子，与当时的入宋日僧多有交往。除了南浦绍明外，他与稍早于南浦绍明入宋的另一位著名禅僧无象静照（1234—1306）也有交往，静照号无象，俗姓平，相州镰仓人。自幼出家，挂搭东福寺，师事圆尔辨园（圣一国师）。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日本建长四年）入宋，登径山参石溪心月禅师，大悟，为心月所印可。服侍心月禅师五年，辞去游方。景定元年（1260），挂锡育王山广利禅寺，为该寺知宾（时虚堂智愚为该寺主持）<sup>11</sup>。景定三年（1262）秋天，到天台石桥，供茶汤于五百罗汉，梦游灵洞，闻梵钟，作二诗偈，当时有名衲四十余人，各作二首，赓韵相和。<sup>12</sup>而无示可宣也正是这四十余人中之一。<sup>13</sup>据《圆通大应国师塔铭》所述，“至正廿五年夏四月，比丘省吾持其师住筑州安国山圣福禅寺国师之门人宗规所撰行状来，征言铭师之塔”，可见廷俊所撰《塔铭》，主要是根据南浦绍明门人宗规所撰《行状》而成的，虽然此时距南浦绍明去世只有半个多世纪，但其中所记载的一些南浦绍明事迹并非完全可信，颇有可疑之处，有些已为学者所指出。如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就对《塔铭》中关于南浦绍明至净慈寺见虚堂智愚禅师时，与虚堂智愚禅师的一段问答机语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他认为“由于《塔铭》作于南浦绍明歿后半个世纪之后，而且是在其德望确立之后，所以对其真实程度不能完全相信”。<sup>14</sup>又如《塔铭》中记载在日本永七年（1270）秋，南浦绍明出世筑州兴德禅寺，“遂以嗣法书并入院语因呈侍者呈径山，（虚）堂得之大喜，谓众曰：‘吾道东矣’。其为堂器重如此”。<sup>15</sup>《本朝高僧传》卷二十二《绍明传》亦沿袭此说，但实际上虚堂智愚禅师已于度宗咸淳五年（1269，日本文

<sup>10</sup> 见《日华文化交流史》页326-327，日本富山房昭和四十年五月二十日再版发行。

<sup>11</sup> 在宋期间他也曾长期追随虚堂智愚禅师，度宗咸淳元年（1265）归国时，曾向虚堂智愚呈诗辞别，其中有“十载从师几诟拳”之句，虚堂也赠以《日本照禅者欲得数字径以述怀赠之》诗，此墨迹原件现亦存于日本，被日本政府确定为重要文化财。

<sup>12</sup> 事见日释师蛮《本朝高僧传》卷二十一及上村观光《五山诗僧传》、《本朝僧宝传》卷下日释善金撰《无象和尚行状记》等。

<sup>13</sup> 详见拙文“《石桥颂轴》及其相关联的南宋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发表于2009年10月在浙江杭州召开的“第七届吴越佛教文化与社会暨东南佛国学术研讨会”。

<sup>14</sup> 见陈捷教授论文页88所引。

<sup>15</sup> 见《圆通大应国师语录》卷下所附廷俊撰《塔铭》。

永六年)十月八日示寂,<sup>16</sup>而在《圆通大应国师语录》卷上《圆通大应国师初住筑州早良县兴德禅寺语录》中也记载有南浦绍明于文永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入寺后,曾陞座拈香“供养前住大宋径山兴圣万寿禅地虚堂和尚大禅师,用酬法乳”,<sup>17</sup>又有文永八年十月“虚堂和尚忌日拈香”云云,说明南浦绍明也己知道虚堂智愚已经去世。这就证明前述《塔铭》中所记载的情况是错误而不可信的。有鉴于此,我们亦有理由怀疑《塔铭》中关于南浦绍明于日本文永四年归国的记载的可靠性。如果我们认为南浦绍明于咸淳四年六月下旬归国无误的话,就必然会引起我们对写诗为其饯行的作者及《一帆风》的編集流传过程的再思考。

### 三、 写诗送别南浦绍明的作者

现在日本流传的《一帆风》有两个版本系统,一个是初刻本,除虚堂智愚外,收录了从天台惟俊至天台可权四十三人送别诗歌,一个是所谓增补本,收录了从天台惟俊至修善共六十八人的诗作。<sup>18</sup>也就是说,增补本除了初刻本的四十四人外,又增加了师仙至修善共二十五位作者。但如前所述,无示可宣的诗作并未收入,说明当时为南浦绍明送别赠诗的作者并非只有六十九人,除了无示可宣外,未收入《一帆风》的可能还有其他作者,只是有些已经不存或虽存世但还未被发现。即使是收录于《一帆风》中的作者,现在也大多无法考知其生平事迹。不过,有些作者的情况,根据查考现有资料,还是可以略知一二。正如“绝缘体”在其文中提到的,《一帆风》中有不少作者是虚堂智愚的弟子。不过,也有一些是与虚堂同时的其他禅师的弟子,或师承未知的。现据笔者所知,略述如下:

#### 1、虚堂智愚

在今传《一帆风》中,除了列在最前边作为序的“咸淳三年苕溪慧明题”,首先就是《径山虚堂和尚送南浦明公还本国并序》:

明知客自发明后欲告归日本,寻照知客、通首座、源长老,聚头说龙峰会里家私。袖纸求法语,老僧今年八十三,无力思索,作一偈以贲行色。万里水程,以道珍卫。

敲磕门庭细揣摩,路头尽处再经过。明明说与虚堂叟,东海儿孙日转多。<sup>19</sup>

这首诗偈被称为“日多之记”,被认为是虚堂智愚对于南浦绍明作为自己的法嗣在日本传播弘扬自己的禅法的认可,而被日本临济宗奉为至宝。序中的照知客(无象静照)、通首座、源长老(巨山志源)都是南宋末曾入宋参谒过虚堂智愚的日本僧人,此时当都已返回日本。虚堂智愚(1185-1269)禅师乃四明象山(今浙江宁波市象山县)人。俗姓陈,号虚堂、息耕叟等。日本有学者认为虚堂智愚不会自称“虚堂叟”,主张此诗偈的作者是南浦绍明自己而不是虚堂智愚。<sup>20</sup>笔者不敢苟同。其实,虚堂智愚的诗文中多有以“虚堂叟”自称的。如其《安座主更衣》云:“良遂曾敲麻谷门,不相漫处主宾分。子来亲见虚堂叟,两耳垂肩坐白云。”《物我两忘》云:“居常多不器,情谓尽方知。有眼挂空壁,无心合祖师。衲穿随

<sup>16</sup> 见《虚堂和尚语录》卷十后所附其弟子法云所撰虚堂和尚《行状》。

<sup>17</sup> 关于此点,陈捷论文页90注②中亦已指出。

<sup>18</sup> 详参陈捷“日本入宋僧南浦绍明与宋僧诗集《一帆风》”一文及附录,见《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九辑85-9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

<sup>19</sup> 以上据日本驹泽大学藏本《一帆风》。而《虚堂和尚语录》卷十《虚堂和尚新添》部分亦录有此段,题为《送日本南浦知客》,然后是四句诗,诗后是“明知客自发明后……”一段序文,序文最后是“咸淳丁卯秋住大唐径山(智愚)书于不动轩”。显然在编入《一帆风》时对这一段的前后次序进行了调整,把序文置前,并去掉了“咸淳丁卯秋住大唐径山(智愚)书于不动轩”一句,且诗题亦由《送日本南浦知客》而改为《径山虚堂和尚送南浦明公还本国并序》。

<sup>20</sup> 见陈捷论文页90及注释①所引。

手补，客至下阶迟。或问虚堂叟，殷勤说向伊。”<sup>21</sup>在《高丽国淑法师印藏经》一文末，亦署为“宋景定癸亥秋八月虚堂叟书于四明雪窦西庵。”<sup>22</sup>而那幅绍明请善画者所画的虚堂画像至今仍珍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中，其上虚堂自赞云：“绍既明白，……又却乘流过东海。绍明知客相从滋久，忽起还乡之兴，绘老僧陋质请赞，时咸淳改元夏六月，奉敕住持大宋净慈虚堂叟智愚书。”所以前述诗偈的作者应是虚堂智愚，整首诗偈的意思都是对南浦绍明禅悟得道的肯定，对其作为自己嗣法弟子的认可，所谓“明明说与虚堂叟，东海儿孙日转多”，也就是通过南浦绍明的表现，虚堂智愚预见到他的禅法将会在日本代代相传，繁衍兴盛。事实正是如此，由南浦绍明所代表的大应派，子孙兴旺，在日本禅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关于虚堂智愚的生平事迹，其弟子法云所撰《行状》及《虚堂和尚语录》等都有详细记载，陈捷先生的论文中也有详细阐述，兹不赘述。这里想强调的是他在宋代临济宗中的所属的派系，并由此看出南浦绍明之所以师承他的一些缘由。虚堂智愚的传承法系，是属于宋代临济宗杨岐派圆悟克勤门下虎丘绍隆一派，即圆悟克勤→虎丘绍隆→应庵昙华→密庵咸杰→松源崇岳→运庵普岩→虚堂智愚，而南浦绍明在日本所师从的入日宋僧兰溪道隆也是这一派的松源崇岳传下来的，即松源崇岳→无明慧性→兰溪道隆，所以虚堂智愚与兰溪道隆有着同一师祖即松源崇岳。释道隆（1213—1278），号兰溪，四川涪江人，俗姓冉。年十三于成都大慈寺剃发受具。游浙，历参无准师范、痴绝道冲、北磻居简诸禅师，于无明慧性禅师处证悟。理宗淳祐六年（1246），与弟子一起乘日本商船到日本，入京都泉涌寺来迎院。后移居鎌仓寿福寺，为鎌仓幕府北条时赖所重，建长四年（1252，宋淳祐十二年）冬，在鎌仓创建建长寺，请道隆为开山祖师。居十三年，迁京都建仁寺，后返建长寺。因罹谗言，曾两次被谪甲州，后复归建长。日本弘安元年（1278，南宋祥兴元年）示寂，年六十六。谥大觉禅师。嗣其法弟子有二十四人。<sup>23</sup>他的《语录》于景定五年（1264）左右刊刻于南宋四明。由当时在宋地游访的他的日本弟子祖忍施财刊行的。而当时住持临安府净慈报恩光孝禅寺的虚堂智愚对《大觉禅师语录》进行了校勘，并写下一段记语：“宋有名衲，自号兰溪。一筇高出于岷峨，万里南询于吴越。阳山领旨，到头不识无明。抬脚千钧，肯践松源家法。乘桴于海，大行日本国中。渊默雷声，三董半千雄席。积之岁月，遂成简编。忍禅久侍雪庭，远访四明，矍铄。言不及处，务要正脉流通。用无尽时，切忌望林止渴。景定甲子春二月虚堂智愚书于净慈宗镜堂。”<sup>24</sup>由此也可看出虚堂智愚与兰溪道隆间的密切关系，而南浦绍明入宋前为兰溪道隆弟子，入宋后追随当时已名彻禅林的虚堂智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另外，虚堂智愚生平中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在他住持庆元府阿育王山广利禅寺时曾经被拘禁一个月，后理宗皇帝下圣旨才得以被释放。《虚堂和尚语录》卷三《庆元府阿育王山广利禅寺语录》末记载：“师宝祐戊午六月十四日罹难，七月十三日恭奉圣旨，与免无辜，谢事上堂。”法云所撰《行状》亦云：“宝祐戊午<sup>25</sup>，育王虚席，禅衲毅然陈乞，有司节斋尚书陈公嘉其公议，特与敷奏，是年四月领寺事。三年，吴制相信谗怀隙，辱师欲损其德。师怡然自若，始终拒抗，略无变色。圣旨宣谕释放，作偈奉谢云：‘去时晓露消祥暑，归日秋声满夕阳。恩渥重重何以报，望无云处祝天长。’古愚余尚书典乡郡，特以金文延之。迫于晚景，退闲明觉塔下，作终焉计。景定甲子，有旨诏住净慈，衲子奔集，堂单无以容，半居堂外，上彻宸听。……”<sup>26</sup>至于其被拘禁的具体原由，我们今天不得而知，虽然作为弟子的法云在《行

<sup>21</sup> 见《虚堂和尚语录》卷七《偈颂》。

<sup>22</sup> 同上书卷十《法语》

<sup>23</sup> 事见《元亨释书》卷六、《本朝高僧传》卷十九。

<sup>24</sup> 见《大觉禅师语录》卷下末。日本高楠顺次郎编《大日本佛教全书》第95册，日本昭和6-12年（1931-37）东京有精堂出版。

<sup>25</sup> 《虚堂和尚语录》卷三载其入主育王时间为宝祐四年（1256）四月初七日，此处宝祐戊午乃宝祐六年（1258），根据《语录》所载内容及虚堂智愚生平履历，当以宝祐四年为是。

<sup>26</sup> 见《虚堂和尚语录》卷十附。

状》中称其“怡然自若，始终拒抗，略无变色”，相信对于此时已七十四岁高龄的虚堂智愚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此后他离开了育王，至景定元年（1260）八月，他受郡守余尚书延请，在鄞县金文山慧照禅寺（即岩岩慧照禅寺）住了约一年多的时间，<sup>27</sup>就退闲于雪窦西庵，打算在那里终老。直到景定五年（甲子，1264）正月，理宗下诏令他住持净慈寺，他才又复出而声名愈震。南浦绍明于理宗开庆元年（1259）入宋，此时正是虚堂智愚被拘禁释放后闲居时期，直到他景定五年正月又复出住持净慈寺之前，在外人看来可以说虚堂此时正处于低谷时期，或许南浦绍明在此期间已参谒过虚堂智愚，但现所见相关资料中并无记载，而南浦绍明的《塔铭》中只是渲染了景定五年虚堂智愚住持净慈寺后南浦绍明去参谒他的情景，我们也不能就此理解为南浦绍明入宋五年后此时才初见虚堂。

## 2、天台惟俊

《一帆风》中排在第二位写诗送别南浦绍明的就是天台惟俊。他是虚堂智愚的弟子，《虚堂和尚语录》卷二《婺州云黄山宝林禅寺语录》就是惟俊与智愚另一弟子法云二人所编，在日僧桂芳全久所撰《正误佛祖正传宗派图》中虚堂智愚法系下亦列有“万年东州惟俊”。今存于日本的《石桥颂轴》中，亦有他唱和入宋日僧无象静照的两首诗偈云：

云宿桥东酌酹茶，枕寒梦冷赋秋霞。豁然心寂浑无有，恰似倾分盏里花。

锡杖凌空探一回，晓风已约片云开。危闻峻处平如砥，自是行人不到来。

署名为“云居东州惟俊”，说明他当时住在浙江新昌县的云居寺。<sup>28</sup>他还参与了《大觉禅师语录》刊刻前的校对工作，《大觉禅师语录》卷下末有“天台山万年报恩光孝禅寺首座比丘 惟俊 点对入板”一行字，<sup>29</sup>说明他后住天台山万年报恩光孝禅寺，并为首座。另在署名为日本五山时期著名诗僧义堂周信所编的《新撰贞和分类古今尊宿偈颂集》卷上“赞佛祖”类录有其《五祖》诗云：“青峰峰下种青松，换步重来夫旧踪。富贵未忘贫苦事，三更月下送灵公。”署名为“东州俊”，名下有小字注云：“元人，嗣虚堂”。而同署为义堂周信所编的《重刊贞和类聚祖苑联芳集》卷五“道号”类也录有署名为“东州”的作者所作诗三首：

四维上下绝跻攀，此去藏身万法闲。宁畏是非来耳畔，任教名字落人间。情同野鹤无羁绊，心与孤云共往还。回首尘劳三界外，对机垂手有何难。《中隐》

竺国支那本一家，优昙重见劫前花。九枝独秀无根蒂，五叶联芳有等差。黄蘗树头悬蜜果，葫芦棚上挂冬瓜。辽天鼻孔都穿却，墙下枯桩又出芽。《祖芳》

老兔怀胎万象殊，广寒放出夜明珠。水天一色千门昼，光影俱忘六户虚。银锁掣开金锁闼，冰轮碾破玉珊瑚。如何说得寒山子，刚把吾心要比渠。《月窗》

可见惟俊也是一位擅长作诗的诗僧，以上四首诗皆为《全宋诗》所未收，当补。

## 3、叙南妙相<sup>30</sup>

《一帆风》中排在第七位写诗送别南浦绍明的是叙南妙相（叙南乃地名）。其生平事迹不详，宋末松坡宗懋所编《江湖风月集》<sup>31</sup>中收录了此人及其诗偈五首。署为“叙南寂庵相和尚”，名下有注文云：“师讳妙相，嗣偃溪，住连云，《续传灯》偃溪派下不载之。”<sup>32</sup>其中

<sup>27</sup> 《虚堂和尚语录》卷七《偈颂》部分有《壬戌登雪窦》诗偈，卷十《高丽国淑法师印藏经》、《赠禅客智仁》皆是景定癸亥（四年，1263）书于雪窦西庵。壬戌乃景定三年（1262），说明景定三年后虚堂已在雪窦。

<sup>28</sup> 详参拙文“《石桥颂轴》及其相关联的南宋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sup>29</sup> 见前第4“万年 截流妙弘”条所述。

<sup>30</sup> “叙”字一本作“叙”。

<sup>31</sup> 此书国内久佚，日本有多种抄本及和、汉注释本，对日本禅林有着广泛影响，被称为“济家七部书”之一。

<sup>32</sup> 见日本宽文九年（1669）刊本《新编江湖风月集略注》卷上。《续传灯》即指明代僧人居顶所编撰《续传灯录》，此书成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故注文当为其后的日本僧人所为。

所录五首诗偈如下：

雨余荒沼绿痕新，两部喁喁徹晓鸣。枕上因思张学士，耳根输我不聪明。听蛙  
闹里和篮掇向人，腥风来自海门滨。时人知贵不知价，换水忙忙养锦鳞。篮里鱼  
纷纷平地起戈鋌，今古山河共一天。莫谓是谁功业大，恐妨林下野人眠。演史  
妙音妙指发全功，绝岳苍髯树树风。一曲未终天似洗，希声闻在不闻中。听琴  
错来行脚渠因我，悟后还家我累渠。湓浦水明霜夜月，担头不带别人书。送人之庐山<sup>33</sup>

但此书卷末有据“别本增入之颂”共六首，其中有两首为寂庵妙相和尚之诗颂：

八金刚杵力难摧，此相何曾堕母胎。堪笑岭头明上座，线针眼里出头来。铁面  
一掀溪桥自起来，虚空供笑满驴腮。破珠无复重求影，明日前村又有斋。郁山主<sup>34</sup>

在《新撰贞和分类古今尊宿偈颂集》、《重刊贞和类聚祖苑联芳集》中也收录了寂庵相之诗偈，前者录诗十二首，后者录九首，其中二者相重复的有七首，而只有《新撰贞和分类古今尊宿偈颂集》卷上所录《鱼篮》一首与上述《篮里鱼》诗相同。在《鱼篮》及同卷《钵孟峰》诗题下皆署有“寂庵相 元人嗣虚堂”，说明其编者认为寂庵相为虚堂智愚法嗣。而明释文琇《增集续传灯录》卷三偃溪广闻法嗣及卷五虚堂智愚法嗣中皆无著录此人，日僧桂芳全久所编《正误佛祖正传宗派图》中偃溪广闻法嗣下有“连云寂庵相”，而虚堂智愚法嗣下有“妙相字庵”（字或为寂之误？）故现不能断定其为谁之法嗣。而偃溪广闻的传承法系为：圆悟克勤→大慧宗杲→拙庵德光→浙翁如琰→偃溪广闻，与虚堂智愚的法系不同，辈份上比虚堂要高两辈。

#### 4、白云惟汾

《一帆风》中排在第十三位写诗送别南浦绍明的是白云惟汾，其生平事迹现无以考知，惟《虚堂和尚语录卷三《临安府径山兴圣万寿禅寺语录》乃“参学惟份、文愷编”，白云惟汾或亦为虚堂弟子。

#### 5、康山宗懃

《一帆风》中排在第十六位写诗送别南浦绍明的是康山宗懃，蜀人，号松坡。宋祝穆《方輿胜览》卷五十四蜀绵州彰明县北有康山，<sup>35</sup>宗懃或为此地人。他曾编《江湖风月集》，现流传于日本。书中录有他自己所作的《橘州塔》、《寄月坡造塔》、《省恩堂》、《息耕号》、《拥叶》、《归江陵奔讲师丧》、《涅槃》、《题友人行卷》、《开灯油田归明觉塔》、《菖蒲石》、《政黄牛》、《玉田号》、《归湖南为师造塔》共十三首诗颂。署为“蜀松坡懃藏主”，下有注文云：“讳宗懃，嗣无准，川人也。”<sup>36</sup>书后有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 戊子）夏千峰如琬所作跋文云：“松坡前嘉熙末出峡，遍遊诸老门庭，造诣深远。尝侍香冷泉（灵隐），掌教龙渊（径山方丈室名），大明更化雪窦，以寓半簷。偶染风疾，无出世意。养痾十余年，以从前所见闻尊宿雷霆於一世者、唯唯然陆沈於众庵者、掩息而不辉者平时著述语，或二篇三篇至数篇，皆採摭而论编而成策，目之曰‘江湖集’，如试大羹馘可知鼎味，以此见松坡虽忘湖江，犹未忘江湖也。”<sup>37</sup>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一些生平经历及编书的情况。《新撰贞和分类古今尊宿偈颂集》、《重刊贞和类聚祖苑联芳集》中也收录了大量松坡懃之诗偈，前者录诗二十八首，后者录二十一首，其中二者相重复的有十九首。除去重复，笔者所见《新撰贞和分类古今尊宿偈颂集》、《重刊贞和类聚祖苑联芳集》、《新编江湖风月集略注》、《缙素联珠押韵》四种书中共录有松坡宗懃偈颂三十八首，由此可见其有大量作品在日本流传。《正误佛祖正传

<sup>33</sup> 以上见日本宽文九年（1669）刊本《新编江湖风月集略注》卷上。

<sup>34</sup> 笔者于日本所见《缙素联珠押韵》一书中亦分韵载录了除《铁面》之外的寂庵相以上诸诗，但把此书此诗后署作者为“无名”的《寄护国圆明溪》、《泗州留锡南禅》两首诗亦当作寂庵妙相之诗而收录，当误。

<sup>35</sup>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36</sup> 见日本宽文九年（1669）刊本《新编江湖风月集略注》卷下。

<sup>37</sup> 见 同上书卷下末。

宗派图》中无淮师范禅师的法嗣中亦列有松坡宗懋，可见他是无淮师范禅师的嗣法弟子。

#### 6、西蜀正因

《一帆风》中排在第二十位写诗送别南浦绍明的是西蜀正因，其生平事迹现无以考知，唯《淮海元肇禅师语录》中《温州江心龙翔兴庆禅寺语录》的编者之一有侍者正因，则其或曾师从淮海元肇（1189—1265）禅师。

#### 7、古洪净喜

《一帆风》中排在第二十一位写诗送别南浦绍明的是古洪净喜，乃虚堂智愚弟子，但生平事迹不详。他是《虚堂和尚语录》卷九《临安府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后录》的编者之一，署为“参学净喜”。

#### 8、石桥法思

《一帆风》中排在第二十五位写诗送别南浦绍明的是石桥法思，乃断桥妙伦禅师（1201—1261）法嗣。《新编江湖风月集略注》卷下录有“天台石桥思首座”及其偈颂三首如下：  
廓然荡豁是真空，拟欲推寻不见踪。试向长安路上看，遊丝结网裹春风。《虚道号》  
十月小春黄叶天，拔贫来买二灵船。殷勤未屈黄金膝，冷地先伸紫蕨拳。《拜和庵主塔》  
犹如飞雪下千岩，下处如流上未甘。劈箭一机能两断，磨推西北碓东南。《水碓磨》  
名下注云：“思嗣断桥，桥嗣无准。”《正误佛祖正传宗派图》中断桥妙伦法嗣下列有“石桥法思首座”。而《淮海元肇禅师语录》中《温州江心龙翔兴庆禅寺语录》的编者之一有侍者法思，若二者为同一人，则淮海元肇住温州江心龙翔兴庆禅寺时，他曾为侍者。

#### 9、象山可观

《一帆风》中排在第二十八位写诗送别南浦绍明的是象山可观，其生平事迹无考，但《正误佛祖正传宗派图》中虚堂智愚法嗣下有“资福象先可观”，则其或亦为虚堂弟子。

#### 10、南康道准

《一帆风》中排在第三十位写诗送别南浦绍明的是南康道准，其生平事迹未详，但他是《虚堂和尚语录》卷九《临安府净慈报恩光孝禅寺后录》的编者之一，署为“参学道准”，可见亦为虚堂弟子。

#### 11、鄞山契和

《一帆风》中排在第三十一位写诗送别南浦绍明的是鄞山契和，他曾住持鄞县广福院，与陈著有交，事见《本堂集》卷四十八《广福院记》。<sup>38</sup>陈著（1214—1297），字谦之，号本堂，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寄籍奉化。理宗宝祐四年（1256）进士。理宗景定元年（1260），任白鹭书院山长。历任知县、著作郎、通判、太学博士等官职，度宗咸淳十年（1274），以监察御史知台州。宋亡，隐居四明山中。元大德元年卒，年八十四。有《本堂集》传世。<sup>39</sup>

#### 12、左綿锐彰

《一帆风》中排在第三十二位写诗送别南浦绍明的是左綿锐彰，左綿即蜀绵州，因綿

<sup>38</sup> 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39</sup> 参见《全宋诗》册64页40098陈著小传。



水经其左故称。<sup>40</sup>锐彰生平事迹无考。唯《剑关子益禅师语录》中《住隆兴府云岩寿宁禅寺语录》的编者之一即署为“侍者锐彰”，可见子益禅师住隆兴府云岩寿宁寺时其为侍者。释子益（？——1267），号剑关，剑州（今四川剑阁）人。理宗嘉熙三年（一二三九），初住隆兴府兴化寺。后历任隆兴府云岩寿宁寺、福州西禅怡山长庆寺。度宗咸淳三年卒。为无准师范禅师的嗣法弟子。<sup>41</sup>

### 13、南康永秀

《一帆风》中排在第三十五位写诗送别南浦绍明的是南康永秀，《新编江湖风月集略注》卷下录有“南康松岩秀和尚”及其偈颂《礼思大塔》、《送维那之江西》、《送人之仰山》、《浊港》、《血书金刚经》、《仰山性侍者回里》、《寄吴江圣寿月谷老人》、《北海出世崇福净慈为愚极》、《懒瓚岩》、《瑩维那》、《定藏主拜诸祖塔》共十一首，名下注云：“讳永秀，嗣天童别山祖智，智嗣无准也。师曾住西林。”《增集续传灯录》卷五天童别山祖智禅师法嗣下有“西林松岩秀禅师”，故其为天童别山祖智禅师嗣法弟子，江西南康人，曾住庐山西林寺。《新撰贞和分类古今尊宿偈颂集》、《重刊贞和类聚祖苑联芳集》中也收录了松岩永秀之诗偈，前者录诗七首，后者录六首，其中二者相重复者有四首。除去重复，笔者所见《新撰贞和分类古今尊宿偈颂集》、《重刊贞和类聚祖苑联芳集》、《新编江湖风月集略注》、《缙素联珠押韵》（录诗与《新编江湖风月集略注》全同）四种书中共录有松岩永秀偈颂十四首，大都是国内未见之佚诗。

### 14、天台禧会

《一帆风》中排在第四十三位写诗送别南浦绍明的是天台禧会，他亦是虚堂智愚的弟子。他是《虚堂和尚语录》卷九《临安府净慈报恩光孝禅寺后录》的编者之一，署为“参学禧会”，《正误佛祖正传宗派图》中虚堂智愚法嗣下有“慈源友堂禧会”。

### 15、元妙

《一帆风》中排在第四十七位的作者是元妙，疑为宋末元初僧原妙（1238-1295），号高峰，俗姓徐，吴江人。十五岁出家，初学天台教，后入净慈学禅。历参断桥妙伦、雪岩祖钦、西江广谋、希叟绍县等禅师，为雪岩祖钦禅师法嗣。度宗咸淳二年（1266），隐临安龙须寺，十年，迁武康双髻峰。元至元十六年（1279），避兵入西天目师子岩，学徒云集，道价日隆。元贞元年十二月示寂。有《高峰妙禅师语录》一卷、《高峰和尚禅要》一卷行世。事见《语录》卷下所附元洪乔祖撰《行状》、家之巽所撰《塔铭》。

### 16、德惟

《一帆风》中排在第五十二位的作者是德惟，他也是虚堂智愚的弟子。他是《虚堂和尚语录》卷三《庆元府阿育王山广利禅寺语录》的编者之一，署为“侍者德惟”，《虚堂和尚语录》卷七有《德惟侍者巡礼》偈：“岩桂初飘好问津，软风轻结露华新。诸方不用多招手，自有寻香逐臭人。”此墨迹现藏于日本名古屋市德川美术馆，被称为《送行偈》，偈后有虚堂所作题记云：“德惟禅者巡礼请偈东行，宝祐甲寅秋，虚堂叟智愚书。”它作于理宗宝祐二年（1254）秋，德惟东行巡礼诸山，虚堂应其请而作偈送行。这是在虚堂住持育王之前的事，可见德惟此前已跟随虚堂多时。

### 17、可举

<sup>40</sup> 见《方輿胜览》卷五十四《绵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41</sup> 参见《全宋诗》册 63 页 39343 子益小传。

《一帆风》中排在第五十六位的作者是可举，自号直翁，曹洞宗东谷妙光（？—1253）禅师法嗣。其传承法系是：天童宏智正觉→净慈自得慧暉→华藏明極惠祚→灵隐东谷妙光→天宁直翁可举→天童云外云岫。元至元十三年（1276），可举住持四明天宁报恩禅寺，至元十九年，天宁寺遭遇火灾，可举矢志重建，经十余年而成，时可举已八十余岁。弟子云岫曾编其语录，今未见传世。他与陈著相交游，今存陈著《本堂集》中有多篇关于他的诗文，如《寿天宁寺主僧可举八十》、《代天宁寺主僧可举赠梓人善斲歌》、《僧可举真赞》、《天宁寺主僧可举语录序》、《题天宁寺主僧可举罗汉图后》、《天宁报恩禅寺记》等。<sup>42</sup>他与宋末入日宋僧无学祖元（1226—1286）<sup>43</sup>为好友，作有《寄子元住白云庵侍母》云：“梁国踟蹰望白云，何如共处寂寥滨。巡檐指点间花草，说老婆禅向老亲。”<sup>44</sup>听到祖元圆寂的消息，作有《偈悼无学和尚老师》：“邻国来招意气豪，乘桴浮海去飘飘。道行异域春风暖，名播诸方夜月高。朋友信音疏往返，死生魂梦隔波涛。君今西迈无遗恨，嗣续吾家有俊髦。”<sup>45</sup>《新撰贞和分类古今尊宿偈颂集》、《重刊贞和类聚祖苑联芳集》中也收录了直翁可举之诗偈，前者录诗十首，后者录九首，其中二者相重复者有七首。除去重复，二者共录有其十二首佚诗。

通过以上对《一帆风》中部分作者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作者绝大部分都是临济宗僧人，也有其它宗派如曹洞宗僧人。而其中的作者虽然大部分是虚堂智愚的弟子，但也有其他禅师如无淮师范、断桥妙伦、淮海元肇、别山祖智、剑关子益、雪岩祖钦、东谷妙光等禅师的弟子。

#### 四、关于《一帆风》的編集流传

如前所述，现在日本流传着的《一帆风》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收录有从虚堂智愚至天台可权四十四人送别诗歌，即所谓初刻本，玉村竹二所编《五山文学新集》别卷一《诗轴集成》部分所载及日本大正十一年印本《一帆风》皆属于初刻本系统。另一种是收录了从虚堂智愚至修善共六十九人的诗作，即所谓增补本，也就是说，增补本除了初刻本的四十四人外，又增加了师仙至修善共二十五位作者。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有此本。从其组成结构上看，两种版本都是前有苕溪慧明题记，中间是四十四人（或六十九人）诗作，后有江户时代渡日明僧即非如一宽文四年（1664，清康熙三年）应日僧轮峰道白之请所作的跋文及轮峰道白的识语。只是轮峰道白的识语中初刻本作“凡四十有三章，首于惟俊，尾于可权”，增补本作“凡六十有七章，首于惟俊，尾于修善”。苕溪慧明所题作于咸淳三年冬天，而今存《一帆风》中又未收入无示可宣的送别之作，笔者以为《一帆风》当编成于咸淳三年冬或稍后。绝缘体在其“南宋禅僧诗集《一帆风》版本关系蠡测”一文中对增补本中多出的二十五位作者及其诗作提出了质疑，认为“多出的25首来历不明，或为后人随意添加而成，疑其并非宋僧送辞南浦绍明之诗偈，不当列入《一帆风》诗集里，亦不可轻易拿去增补《全宋诗》”，笔者也有同感。从诗歌作者的署名来看，虚堂智愚除外，前四十三位作者在法名前或冠以籍贯，或

<sup>42</sup> 分见《本堂集》卷二十九、三十四、三十六、三十八、四十七、四十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43</sup> 祖元字子元，号无学，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俗姓许。十三岁丧父，往杭州，依净慈寺北磻居简禅师剃度出家，历五载，辞去，依径山无淮师范禅师。又参石溪心月、偃溪广闻、虚堂智愚、物初大观诸禅师。历住本邑东湖白云庵、台州真如禅寺各七年。南宋灭亡，祖元回到天童山景德禅寺，为首座。至元十六年（1279，日本弘安二年），他接受北条时宗的邀请，来到日本。先住建长寺，弘安五年，北条时宗建圆觉寺，请祖元为开山第一祖。弘安七年四月，北条时宗去世，祖元退圆觉，归建长。弘安九年（1286，元至元二十三年）九月寂于建长寺，年六十一，腊四十九。谥佛光禅师。他在日本热心传授禅法，培养弟子，受到僧俗的敬重，在日本禅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事见元释如芝撰《无学禅师行状》、元释觉明撰《无学禅师行状》、元揭傒斯撰《佛光禅师塔铭》、日释静照撰《佛光禅师行状》、日释虎关师炼撰《元亨释书》卷八及《本朝高僧传》卷二十一。

<sup>44</sup> 见《佛光国师语录》卷九附录。

<sup>45</sup> 同上。

冠以所住寺院简称，皆以四字形式出现，如：江西道东（洙）、甬东德来、赤城行弘、天台惟俊、白云惟汾等。而后二十五位作者，则皆是以法名二字出现，如：师仙、瑞鹿、元妙、德缚等，显然和其前的体例不一致。从诗歌的编排来看，前四十四人的诗作，前边四十一首都是七绝，后三首是七古。而紧接着二十五人的诗作又皆为七绝，显得突兀而很不协调。从诗歌内容来看，前四十四首诗歌明显都是围绕南浦绍明访宋近十年，将要返回日本这个主题而写，如：

空手东来已十霜，依然空手趁回樯。明明一片祖师意，莫作唐朝事举扬。（天台惟俊）

一片寒云下翠微，橹声高处语声低。谁知月白风清夜，日本人从天外归。（甬東德来）

山上鲤鱼才入手，掉头重买旧时舟。明朝帆随海潮落，无底篮提上筑州。（重庆继宁）

但后二十五人诗虽然也大都与海、水、船、帆、归等意象有关，但并未让人感到是在送别南浦绍明。如：

斗星七点明波底，沙际孤舟竟日横。合掌退身看得透，江天漠漠浪花生。（祖璧）

派别枝分济北来，流芳吴越亦悠哉。波斯近说炎州事，断岸书生古钓台。（可及）

离中虚处渺无边，万顷烟波浸碧天。抬首六星头上现，谢家人不在渔船。（修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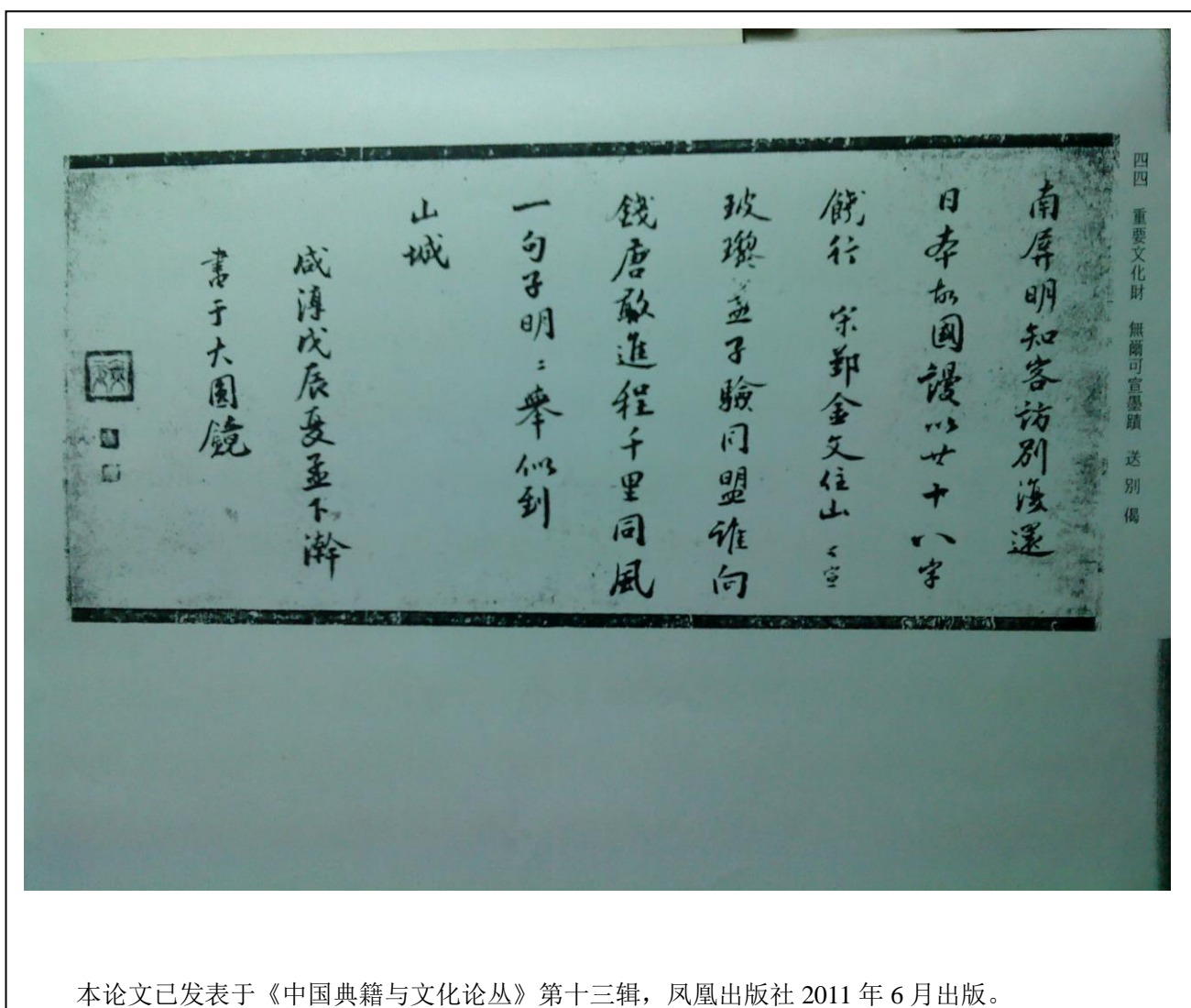
正如绝缘体所说，笔者也怀疑后二十五人之诗可能是为其它事而作，被后人续刻入《一帆风》中，并对轮峰道白的题识中的数字和人名作了相应的改动。至于绝缘体认为后二十五人中无一人是虚堂的弟子，恐怕也太绝对了，前述德惟就是虚堂的弟子。另外，绝缘体认为“后印本的刊刻者轮峰道白在跋语里就曾提及当时有人怀疑过这个收诗六十余首的本子”，笔者有不同看法。首先，笔者认为增补本不一定是轮峰道白所刊刻。其次，笔者以为绝缘体似乎对轮峰道白的跋文内容理解有误。轮峰道白跋文云：

……《一帆风》者，南浦明禅师回樯之秋，一时髦英各声诗送旂，辑而颜是名也。余索之十十余，或得而不过其一二尔。甲辰夏，偶获完轴于神京古刹，凡六十有七章，首于惟俊，尾于修善。然而似之时人，或不以为然也。余虽于诗未窥斑，想其言之圆活奇绝，非巨禅硕师，讵能若斯耶？……

绝缘体似乎把文中的“似之时人”，理解为“似为当时人”，所以他说“轮峰道白说他发现这六十余首的‘完轴’时，有人因为觉得一些诗歌似为当时人所作而对此‘完轴’不以为然。”但笔者以为“似”在这里是“给”的意思，“似之时人”就是“拿给时人看”，“或不以为然”，结合轮峰道白后面的话，当是指有人对《一帆风》中的诗所表达的禅宗思想（即即非如一所谓“明眼观来，寐语不少”）或艺术水平“不以为然”，并非是有人怀疑这个收诗六十余首的本子，因为初刻本也有轮峰道白此跋文，难道是有人也怀疑收诗四十余首的本子吗？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一帆风》是咸淳三年秋天，南浦绍明打算回日本时诸禅友法眷为其送别而作的诗歌，约在咸淳三年冬天或稍后编写成诗轴，但南浦绍明咸淳三年可能因气候等原因并未返回日本，而是在咸淳四年六月下旬以后才归国，这时当又有一些僧人如无示可宣等写诗为其送别，但这些诗歌并未录入《一帆风》中。《一帆风》被带回日本，于日本宽文四年被轮峰道白刊刻即初刻本。后又有人把其他二十五人可能是为它事而写的诗歌增入《一帆风》刊刻，成为增补本而流传，这二十五人也当是宋末的一些僧人。由于这些诗歌大都是《全宋诗》所未收之佚诗，我们应当录入《全宋诗补正》中。但对于增补本的后二十五人，在收录时应尽量查考其生平事迹，或作必要的说明。

附：无示可宣《送别偈》（见日本田山方南《禅林墨迹》乾）



本论文已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十三辑，凤凰出版社 2011 年 6 月出版。